

有阴晴圆缺
有悲欢离合
记生活百味
看人间烟火

欢迎您的来稿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
@163.com

请在主题中标
注“生活札
记”。



潍坊晚报

2025年7月16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陈晨

编辑：常元慧

美编：许茗蕾

校对：刘小宁

最好的暑假 被晒进记忆的褶皱里

□刘美

小时候我极盼望暑假。那时候，绿皮火车喘着粗气钻出黑暗的隧道，我扒着车窗数外面的山头。爷爷家的茅草房藏在大山尽头，烟囱里冒出的烟被七月的热风扯成丝丝云絮，飘向天空。

爷爷接站的板车斗上铺着晒干的麦秸，我蜷在里面看他扬着鞭子赶驴，驴蹄子踏过坑洼的土路，颠得我兴致勃勃。路两旁的向日葵排着队伍，金黄的花盘笑盈盈地迎接着我，爷爷说这叫“追日头”，就像我天天追着他要掏鸟窝一样。车过小河时，看见大伯家的二哥在河套里摸鱼，裤脚卷到膝盖，光着被太阳晒成紫铜色的上身，网兜里的鱼儿蹦跶着，银亮的鳞片晃得人睁不开眼。

奶奶的灶台炖着从园子里拎回来的土豆和豆角，铸铁锅里的咸腊肉炼出了油脂，土豆、豆角吸足了油脂和肉香，泛着诱人的油光。我总爱蹲在灶台前，看奶奶把玉米面饼子往锅边一贴，玉米饼子的焦香混着柴火的烟味，比城里的蛋糕诱人多了。筐里的干粮码得像小山，黄澄澄的是玉米面窝头，黑黢黢的是高粱面发糕，最白的白面馒头，奶奶用笼布单独裹着，塞给我时还很烫手。那时候的我啃着白面馒头，从没想过为啥大伯家的哥哥妹妹们总捧着黄色的窝窝头和黑色的发糕啃。

二哥带着我在苞米地里探险。玉米叶划得胳膊火辣辣的，却挡不住我们追逐田鼠的脚步。他教我辨认酸浆草，三瓣心形的叶子嚼在嘴里有股酸酸的味道，紫莹莹的浆果咬破了，舌头会变成蓝紫色。有一次他带我爬树掏鸟蛋，我挂在树杈间动弹不得，他笑得直不起腰，最后扯着我的脚把我拽下来，把我的背心都给扯烂了。回家后，他被奶奶用笤帚疙瘩抽了屁股，却还是偷偷把鸟蛋塞进我兜里，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能孵出小鸟崽来。”

村西头的水泡子是我天然的澡堂。中午的日头把水面晒得发烫，光屁股的小子们像泥鳅似的扎猛子，二哥教我狗刨，说这叫“狗扒拉”，能在水里换气就算出师了。有回我正扑腾得

起劲，婶子们拎着洗衣盆过来，看见我白花花屁股就笑：“城里娃的屁股白得像豆腐！”我赶紧缩到水里，只露俩眼睛看她们捶打衣裳，盼她们木槌敲打石板的声响快些消失。

爷爷的冰镇西瓜藏在深井里。他把刚摘的西瓜用网兜兜着，沉到井水里，傍晚提上来时，绿瓜皮上还凝着水珠。一刀切下，瞬间爆裂，甜丝丝的凉气扑面而来，红瓤如沙。我总抢着啃瓜心，又嫌瓜籽麻烦，爷爷就用筷子把瓜籽一个个挑出来，把净瓤留给我。

场院的麦秸垛是我们的城堡。晒干的麦秸蓬松得像棉花，我和二哥在里面掏洞，能从垛这头钻到那头。傍晚的蚊子嗡嗡叫着扑过来，奶奶吊起艾草绳点燃，烟圈在暮色里慢慢散开，我放心地躺在土炕上，从敞开的窗户数天上的星星，几只萤火虫飞来飞去，故意和我做对，一次次打乱我的记数……

去年，我听说老家要修水渠，特意坐火车回去。爷爷的茅草房不见了踪影，原来的水泡子变成了工地，风掠过光秃秃的田野……恍惚间，我仿佛看见二哥举着鸟蛋冲我笑，爷爷蹲在井边抽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仿佛听见奶奶喊我回家吃西瓜，声音像隐在草丛里的萤火。

绿皮火车开走时，我把车窗开了条缝，风灌进来，带着玉米和艾草的香。原来最好的暑假，早被晒进了记忆的褶皱里。



藏在“漏洞”里的温情

□董煜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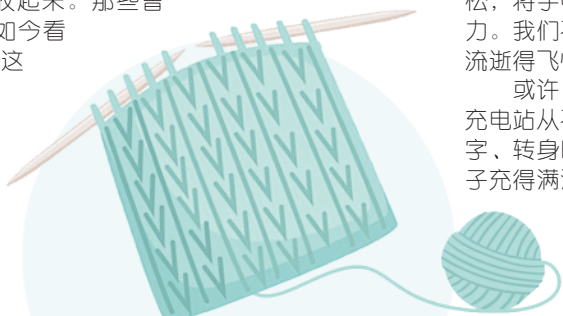
趁着周末，准备整理一下衣橱。很快，一大堆常年压箱底的衣服被清理出来。女儿扒拉出一条围巾：“爸爸，从没见过你围过这条围巾，捐出去吧。”我拿过围巾看了看，笑起来，这是手工织的，线和线之间的缝隙很大，冬天围根本不挡风。但是，我还是把围巾重新挂到衣架上。“爸爸，这样的围巾你还留着啊？”女儿很疑惑。我摸着她的头发说：“这是你妈妈亲手给我织的。”女儿咂了咂嘴跑开了。

刚结婚时，只要和妻子在一起，空气仿佛都是甜的。那年10月份的一天，我和妻子在护城河边散步，走着走着天就黑了，突然一阵凉风吹来，看妻子穿得单薄，我赶紧脱下外套给她披上，自己却被冻得发抖，搂着妻子快步往家走。

“我要给你织条围巾。”妻子心疼地看着我说。第二天，她就买来了织针和毛线，还在网上找了教程，开始学织围巾。可那毛线好像故意和她作对，织的时候总出问题。秋天虽然有点凉，但她却织得额头都冒汗了。我劝她：“我平时也不戴围巾，上次是突然降温，我们又没准备才冻着，下次注意就行，别织了。”妻子没听我的，还是坚持她的“围巾工程”。

经历了寒冷的冬季和温暖的春节，半年过后，妻子的围巾终于织好了，她兴奋地抱着围巾跑到我的书房：“看，我能干吧，围巾织好了，你试试。”边说边将围巾给我戴上，围巾上一个个空隙就像一张张张嘴咧着朝我们笑。“嗯，我老婆终于织好围巾了，真是贤妻啊。”“不对，这围巾怎么回事，缝隙那么大，这怎么挡风。我给你重新织一条。”妻子自责地说。我把围巾挂了起来：“不用了，马上夏天了，这围巾到冬天还是可以用的，大不了那时再修补一下。”妻子笑了笑表示认同。

这条围巾我没有戴过，但是每年整理衣物时，我都会把它拿出来晾晒一下，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收起来。那些曾被妻子自责为“漏洞”的针脚间隙，如今看来，分明透着她满满的关爱。生活恰似这条围巾，没有绝对的完美，那些看似不完美的“漏洞”，实则是生活给予我们的美好馈赠。阳光穿过时，仿佛能看见那年她在台灯下织围巾的模样，毛线团在脚边滚成蓬松的云，而每一处“漏洞”里，都藏着她低头时，从睫毛间漏下的温柔。



前段时间出差，连续几天一直在路上，也没有人住酒店，只有一个充电宝给手机续航。在充电宝没电、手机电量只剩一半的时候，我开始焦虑了，急切地在候车室、在火车上找充电口。

这些地方的插座和插孔有限，作为人流量非常大的区域，即便人均一个插头也还是会觉得少。人们拿着手机，聚拢在充电排插四周，没有催促，没有吵闹，仿佛一场默剧正在安静地上演。虽然空气中充满了等待插孔位的焦灼，可众人却出乎意料地表现出克制与礼让。“劳驾，可不可以先让我充一下？手机快关机了。”一个青年人小心翼翼地挤进人群，在缝隙里接上了充电线。“谢谢，麻烦您了！”声音短促而真诚，旁边的人只是微微点头，竟无半点不耐烦。还有一位看起来是民工的大叔放下自己破旧的背包，从里面拿出一个排插，瞬间便有其他人过来问：“我可以插这上面充吗？”大叔点点头，感谢声此起彼伏。这个排插仿佛插的不是电线，是彼此相让、彼此成全的缩影，一团和气。“我的车来了，我要走了。”另一位贡献排插的大叔轻声提醒，即将收回排插，大家陆续将自己的插头取回，继续寻找新的插座。我挤在人群边缘，看着那排插上缠绕的电线，各式各样的充电头紧紧挨在一起，如同火车站里萍水相逢的人们从各地暂时地拥簇在这充电站。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插座，接上电源，随着屏幕上的数值开始攀升，焦虑的小心脏也终于落到了肚子里。抬头环顾四周，人们头颈低垂，目光停留在发亮的屏幕上，表情或放松或紧绷，有的在键盘上急速敲打，有的开着公放刷着小视频。我旁边的插座上却有一只熄屏的手机，主人家在墙角安坐，膝盖摊开一张报纸，眼神沉静而专注。他的手机虽然在充电“战场”，但他却似乎超脱在“战场”之外，全然沉浸在一方小天地中。我突然有些惭愧，惭愧自己沉溺于手机带来的快感，惭愧于自己多年未读书的颓废。

屏幕上显示电量已满，我拔下了充电线，默默地让出了位置，背后即刻有人上前补位，如同我方才那般急切。车站广播传出了列车进站的温柔女声，候车的人们再次攒动了起来，来来往往的旅客拿着手机查看车次、连线亲友、娱乐放松，将手中方寸赋予新的意义，在不断流逝的电量中注入念力。我们不断追逐着满格的数字，却未曾留意自己的数字也流逝得飞快，灵魂深处的空荡何时才能被内在能量填满。

或许，那墙角读报人的沉静早就给出了答案——灵魂的充电站从不在插座里，而在抬头时望见的光、静心时读懂的字、转身时握住的暖里。那些不必插电的时刻，恰恰能把日子充得满满当当。

灵魂的「充电站」

□杨姣琦